



金坛城河畔

再访王维克故居

□ 闻毅先

区收藏协会的彭程购得两张王维克与商务印书馆联系的亲笔手扎并送给我,勾起我再访王维克故居的兴趣。

在绵绵细雨中,我走过南新桥,漫步西桥巷,再次来到王维克的故居。

王维克的小儿子王福永是我高中同学,60年前我曾到他家玩过。他家房子坐北朝南,前后四进,前面三进为平房,第四进是楼房。屋前有一个长方形天井,天井里栽着树,从中间开门出入。我曾到他家阁楼上看过,一排书柜里装满了书。由于城市发展,故居只剩下一进3间。当我来到大门口,只见双门紧锁,大门油漆斑驳,给人一种沧桑之感。王维克走了,他的夫人陈淑走了,就连我的老同学王福永几年前也走了,留下的是追思与怀念。

王维克是华罗庚的老师,是发现华罗庚数学天才的“伯乐”。但对王维克的身世、才华与高尚人格,知道的人不多。王维克1900年出生于金坛冯庄村的书香人家,小时候小名叫兆祥,读书时叫王和,到法国巴黎留学时改名王维克。1917年,他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即如今河海大学前身)就学,接触到不少进步书刊。时值“五四”运动,他与张闻天等同学,因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宣传而被学校开除,后转上海大同大学学习数理,毕业后进入震旦大学专修法语。

1925年,王维克远赴重洋到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天文,



王维克故居如今是金坛区文物保护单位。蒋建君/摄

历时3年,成为居里夫人唯一的一名中国留学生。1934年,居里夫人逝世时,王维克在上海一家报纸发表《忆我的老师居里夫人》纪念文章。1928年,王维克学成回国,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授。1929年,王维克回到金坛与陈淑结婚,并担任金坛县立初级中学校长。早在1923年,王维克曾在这所学校担任过白话文和数学老师,做过华罗庚初二时的班主任。他非常赏识华罗庚的数学才能和刻苦钻研精神,经常借书给他看,华罗庚也常到王维克家借书或请教。

王维克十分看重华罗庚,视生如子。当年华罗庚患伤寒病时,王维克经

常去探望他。王维克慧眼识珠,发现华罗庚是个难得的数学天才,将自己的《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等借给他自学,悉心加以培养。华罗庚病愈后,不久就写出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数学论文,王维克帮他修改并推荐给上海《科学》杂志社。论文发表后,受到清华大学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的重视,推荐他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工作。从此,华罗庚这颗数学界的新星冉冉升起。

抗战时期,王维克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在家读书译著。王维克作为知名学者,爱好文学、酷爱翻译,一生译著数

百万字,主要译作有但丁的《神曲》、印度名剧《沙恭达罗》、法国名剧《希德》《法国名剧四种》《法国文学史》。他还译著过俄国近代音乐家的代表作《波列士·戈登诺夫》、林斯基·可萨可夫的《金鸡》以及鲍罗廷的《伊哥尔王子》3部歌剧。

王维克从事译著工作极为严谨,每译一部作品先看它的立意是否新颖,对人生感悟是否有益,在此前提下对翻译的作品尽可能多参阅几种版本。为求《神曲》译作尽可能原汁原味,他认真研究但丁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所有著作以及法语、英语等多种译本,耗时4年时间。

《沙恭达罗》是印度大戏剧家、诗人迦梨陀婆的著名剧本,是梵文文学中的代表作品。王维克根据两种法文译本转译。为了更好地体现原作风格,他刻苦学习梵文,常到金坛西禅寺向懂梵文的方丈请教。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曾用缕丝精装再版王维克的译作《沙恭达罗》,作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馈赠礼品。1950年,华罗庚得知王维克赋闲在家,便推荐他到北京商务印书馆担任编审员。1952年4月,王维克因病与世长辞,享年52岁。1980年,华罗庚回故乡探望师母陈淑时,老人在一本新版的《神曲》扉页上签名并赠送给华罗庚。华罗庚双手捧着老师的译著深情感慨道:“这都是王老师的心血啊!”

悠悠岁月

唱支山歌给党听

□ 赵焕明

小时候,每到夏天,无论村里村外都炎热异常,而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常与小伙伴们夹在大人堆里去屋后的竹林里纳凉。那是一片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竹林外又闷又热,竹林里却凉风习习,人们端张小板凳、搭把凉椅,随意享受着这份难得的清凉。大人们或纳鞋、或缝补、或聊天,而我们孩童或捉迷藏、或掏鸟窝、或玩各种战斗游戏,好不惬意。

竹林里所以那么幽静、那般凉爽,是因为它们身上密密匝匝的竹叶,为我们挡住了太阳的炙热。其实,竹子的作用何止只是叶子?屋后的竹林有许多天然美味,如刺苗、马齿苋、野香椿、竹笋等。每到清明时节,一场绵绵春雨过后,竹林里的竹笋就争先恐后地冒出地面,老家人将“雨后春笋”体会得淋漓尽致。棉花需要间苗,把一些长得不好或太密的除掉,竹笋也是如此,自然挖竹笋成了我们家乡人一种必不可少的活儿。

那时,母亲扛着锄头常领着我们去挖竹笋。她告诉我们,挖竹笋很有讲究,要先看周围竹笋的间距,稀了的,优质的不能挖。另外,挖笋也有技巧,先

要盘开竹笋四周的土,直到能瞧见根部,紧挨着根部一锄头挖下去,一棵完整的竹笋就到了篮中。

记得母亲把刚挖回家的竹笋放在水中漂上几小时,和酸菜一起炒或煮着吃,味道极其鲜美。尤其是母亲用干竹笋炒的腊肉香味,至今还绵延在我的回忆里。

儿离不开娘,竹笋离不开笋壳。那时,捡笋壳是我们常做的事。放学回家或星期天,我们三五成群提着篮、背着篓,拿着火钳钻入竹林,很快一提篮、一背篓就满了。然后拿回家放到蔑拆或土坪上晒干,成了最好的引火柴。笋壳还有最大的用处就是做鞋底。看似毛茸茸丑夷夷、既脆又薄的笋壳,垫在鞋底却是那样的结实,穿在脚上是那么的舒服。

尤其在那物质匮乏的年月,做布鞋是母亲必不可少的手工活。往往在我们捡回家的笋壳中,母亲会挑选一些既好看又肥厚的晒干,然后小心翼翼地擦除笋壳上的绒毛,再用剪刀按需要的尺码剪成鞋样,将其与浆好的布头混合黏在一起,最后用麻线一针一针地纳成鞋底。

可以说,竹子与我们家乡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打簸箕、织床垫、做菜篮、编箩筐,还有修房子、做菜园、筑篱笆等,因而老人家珍惜竹子,更仰慕它的高风亮节。

就是这么普通的竹子,在我故乡阳新遍及各个村庄和山头,逶迤绵延,起伏苍茫,宛如绿色的海洋浩渺荡漾。

这些普通的竹子是英雄的标志,抗战时期,故乡人曾用它做过长矛与梭

镖;解放战争时期,我姥爷曾用它做过一排排竹筏,载着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我父亲用它做过扁担,建国时期挑过一担又一担公粮……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3周年华诞之际,我多想故乡高高的山巅上取一截翠竹,做一支百年经典的亮笛,吹一曲《十送红军》和《唱支山歌给党听》!

岁月流歌

沁园春·庆祝“七一”

□ 蔡慕兰

“七一”来临,喜气洋洋,
鼓乐玉笙。
看,镰刀锤子,工农标志。
峥嵘岁月,鱼水深情。
党史文化,磅礴画卷,
走过崎岖满路荆。
英明党,历经百年苦,
竞发征程。

衷心谢党虔诚,
似旭日喷薄扬溢情。
听,五洲四海,江河山岭,
城市乡野,一片欢声。
歌颂和平,人民幸福,
是党英明群众迎。
英雄党,祝福万年盛,
世代宏赢。

芳草萋萋

我的第一次入党申请

□ 魏有花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有过许多第一次。其中,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以及随后那份申请被拒的经历,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时的我,年轻而热血。怀揣着对党的无限敬仰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我写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然而,当我把这份申请书递交给组织委员时,得到的却是令我苦闷的答复——我的申请并未通过。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失落和困惑。我不明白,为何我的热情与真诚得不到认可?为何我离党的距离如此遥远?我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阻隔在理想的大门之外。

然而,生活的巧合总是那么奇妙。就在我陷入苦闷之时,一次意外的事件让我重新认识了党员的真正含义。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独自一人走在河边散步,不慎失足落水。在我惊慌失措、无助挣扎的时候,一个身影迅速跃入水中,向我游来。他奋力将我救上岸,然后默默地离开了现场。后来打听才知道,救我的是一位军人。我们一家来到郊外的营房,找到那位解放军同志。当我向他表达感激之情时,他淡淡地笑了笑说:“我是军人,也是党员,这是我应该做的。”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

瞬间照亮了我心中的迷雾。

我开始思考这位军人党员的话语背后的深意。他是军人,所以他有着保护人民、保卫国家的职责;他是党员,所以他有着更高的道德标准和更坚定的理想信念。他的行为不是出于个人的利益或私欲,而是出于一种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对党的忠诚信仰。我这时才认识到,我的入党申请书为什么没有被组织认可,入党不是要一个名分,更不是光宗耀祖。我逐渐明白了,入党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一种心灵的洗礼和精神的升华。作为一名党员,不仅要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更要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这次失足落水被救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党员的真正含义和价值所在。后来的日子,我主动参加义务服务队,面对艰巨的任务我积极报名,我要用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向党组织靠拢。再后来,组织委员主动要求我再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并说要我做我的人党介绍人。

当我真正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时候,我并没有最初想象中的那种光耀门厅的喜悦,只是感觉肩上的责任和担子更重了。

地名故事

古往今昔“罗村坝”

□ 王为民

说起罗村地名,人们很自然想起罗村坝。罗村坝最早得名始于街西头有一座拦水坝。

罗村坝位于金坛西南,属丘陵山区,距离金坛城约18公里。罗村坝原是一块不毛之地,据传隋朝时开始有人陆续来此定居。根据当地王家、马家家谱记载,自宋代后外地居民有的为摆脱自然灾害,有的为躲避兵灾相继迁居而来。外来人口的增加,逐渐使偏居一隅的罗村坝繁荣起来。清末民初,罗村坝行政机构称“河字图”,属游仙乡,设图董一人、地保一人、区书一人。地保供图董使唤,区书掌管全图的“鱼鳞册”(即土地亩分册)。民国16年(1927年),金坛县政府按照罗村坝地名,设“罗村坝乡”,废“图董”设“乡长”。

抗战时期,陈毅率领新四军在茅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抗日民主政府。1943年3月,成立罗村坝区,1945年新四军奉命北撤,国民党政府仍沿旧制,委派乡长,这时罗村坝属朱林区管辖。民国36年(1947年),国民党政府扩区并乡,将罗村坝、唐王、潜字3乡合并成立“清简乡”(注:“清简”两字是从唐王刘家祠堂的刘文清公和西坨村张家祠堂的张文简公各择一字而组成的)。罗村坝由于地理位置荒僻,解放前土匪横行肆虐,他们明里“包方”,

暗地抢掠,常弄得鸡犬不宁,当地百姓怨声载道。一次,一位外地客商来罗村坝,刚行至医院前大道上,所带钱物就被土匪悉数抢光。当时,外人只要听到“罗村坝”三个字就胆颤心惊。旧时的罗村坝因为自然条件较差,十年九灾,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1949年4月24日罗村坝解放,5月8日成立罗村乡人民政府,属社头区管辖。罗村坝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翻身做了主人。人民政府根据山区实情,开始有计划地大力兴修水利,彻底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使长期落后的农业生产得到了长足发展。1958年9月,薛埠、罗村两乡合并成立“幸福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原罗村坝分为两个生产大队,东边以罗村集镇为中心成立卫星大队,西边以赤岗村为中心成立全心大队。1959年5月,撤幸福人民公社,分设薛埠人民公社和罗村人民公社。罗村公社辖罗村、官林、赤岗、金山、西阳庄、许庄、上阮、山蓬、花村、分元、友爱、屯头、庄头、下沈、长山等15个行政村。改革开放后,罗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全面快速发展。2000年1月新一轮乡镇区域调整,罗村乡并入薛埠镇。

(来源:《金坛地名故事》)

